

酷暑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小黑

2022年7月到8月，北半球国家遭遇了近几年罕见的高温干旱以及之后的抽风式的狂风暴雨，科学家称之为“复合极端事件”。范围这么广、程度这么深的极端事件，也许并不让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人们感觉意外，但真正发生了还是深感震惊。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华裔院士陈德亮先生的话说：气候变化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到了“临界点”“转折点”，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未来肯定会增加，这是没有疑问的。

强烈持久的高温干旱除了给大家敲响警钟，纷纷“见底”的大江大湖还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未见的景物，也算极端气候之外的“意外收获”。

我们的鄱阳湖早早进入枯水期，比去年提前了100天。除了湖床变草场之外，湖中鞋山岛、落星墩全部露出水面，鞋山岛下面的溶洞也裸露出来。往年要看到这个景致需要等到年底。自从三峡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泥沙冲刷厉害形成“悬湖”，鄱阳湖“一岁一枯荣”，干涸的景象并不新鲜，但这次显然提前得太多。常年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在水位应该最高的时候却变身一望无际“大草原”，更显得特别怪异。遗憾并没有什么古迹显现，岳阳楼越发孤寂了。若能穿越时空而来，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们站到岳阳楼上，不知道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

欧洲遭遇到的是500年一遇的干旱，几条大河都气息奄奄，航运业几乎停滞。在罗马台伯河上，一座两千年前（尼禄时代）的石桥遗迹显露出来。从BBC新闻图片看，仿佛一只石化的庞大鳄鱼匍匐在浅水中，九分沧桑加一分狰狞。马德里西边的“西班牙巨石阵”

(正式名称为The Dolmen of Guadalperal)露出来啦！这些围成环状的巨石据信是公元前5000年前建造的。淹没它的Valdecanas水库，蓄水量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的28%，这才让巨石阵重现于人们的视野中。这片古迹在1926年被发现，1963年被淹没，此后，这片石头也就出现过四次，这一次是首次整体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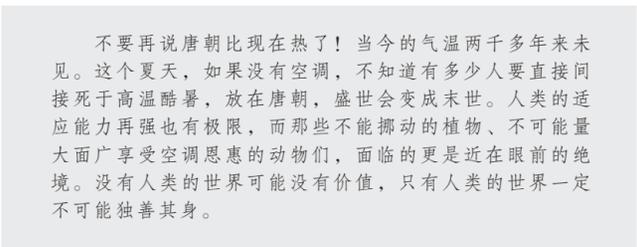
二战留下的战争遗存也纷纷暴露。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降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纳粹德国的黑海舰队于1944年撤离时主动沉没的战舰赫然出现。细长灰黑的舰体倾斜歪倒，像一条搁浅的大鱼。据说战舰上依然有成吨的爆炸物，要安全彻底移除这些东西需要花费3000万美元。

还是在意大利，境内最长河流波河上的渔夫们发现了一枚重达450公斤的炸弹，三千村民紧急撤离。同时，一艘民用平底船也慢慢现身，几个月的时间里让大家一点点看清了它的全貌。

淹没的“鬼村”、教堂，虽死犹生的枯木，以及冰川上的失事飞机、山峰上的攀登者的遗体，在欧洲大陆各地纷纷出现，沉默地昭示着过去的历史……

往年一年200天都在下雨的岛国英国这次也蒸干了。久负盛名的英式庭院里的绿草成片干枯，消失在风中，裸露出难得一见的古老地面；还在硬撑着的大树们，在盛夏季节就通身变黄，仿佛秋天提前到来。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呢，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得克萨斯州恐龙谷州立公园里的河流干涸，竟让1.13亿年前的恐龙足迹重现于天日。闻讯赶来的科学家说，这些足迹属于高棘龙，这种恐龙成年后身高可达4.5米，体重接近7吨。



不要再说唐朝比现在热了！当今的气温两千多年来未见。这个夏天，如果没有空调，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直接间接死于高温酷暑，放在唐朝，盛世会变成末世。人类的适应能力再强也有极限，而那些不能挪动的植物、不可能量大力广享受空调恩惠的动植物们，面临的更是近在眼前的绝境。没有人类的世界可能没有价值，只有人类的世界一定不可能独善其身。

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饥饿石”的闪现。在过往历史中，当水位降到极低，人们预感到日子将要特别难熬的时候，会在岸边或河滩上的大石头上刻字警示后人。2022年，饥饿石在捷克Decin小镇附近的易北河露出，上面的刻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616年，翻译成中文便是：如果你看到我，那就哭去吧。

一边盘点这些难得一见的历史遗迹，一边回想着小学课本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群黄河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课文，几十年念念不忘。作者从一具意外挖掘出来的完整黄河象遗骨，遥想当年的场景：

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荒草从似乎要燃烧起来，几棵棵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向东流去。一群黄河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扑踏踏地从远处走来。……

带头觅水的老象失足陷入河边淤泥中不能自拔，随后埋在泥沙中。200万年，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这只不幸又幸运的黄河象深埋在泥土中岿然不动，脚下依然踩着那块让它滑落的石头。1973年在甘肃被偶然挖掘，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或许真的是老了，近来对过去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历历如在目前，且好同熟人讲起，不排除对同一人讲过两三次甚至更多。祥林嫂对村民反复讲她阿毛的事是因为悲伤过度，而我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又因喜旧不厌新，只要能使用，就不忍舍弃，而这些旧物，最能引发思旧之情，比如眼前的“梅花”牌搪瓷快餐杯和“春星”牌搪瓷饭盆。

“梅花”牌白色搪瓷快餐杯，直径15厘米，高8.6厘米，是太原搪瓷厂生产的。杯把正对着的那面，自上而下印着天蓝色的“快餐杯”三字，其中“餐”写作“𠂇”，右侧是两只追逐着的奔鹿。此杯是我在语文报社工作时所买。当时，《语文报》的发行遍布全国，最多时达198万份，曾有宣传语“各县都有语文报的足迹”，盛况可以想见。其发行分部、印点遍布全国，外加组稿与开会，出差是常有之事，主要乘坐火车的硬卧或硬座。长途旅行，吃饭便是一大难题。餐车上的饭菜，既贵又不可口，于是就买了此快餐杯，在火车上泡方便面吃，就着车窗外一闪而过之风景，外加香肠、榨菜与黄瓜，别具一番滋味矣。北上哈尔滨、大庆，南下海口、三亚，西至乌鲁木齐、喀什，东临大连、青岛、烟台与普陀山，这个快餐杯就是我忠实的伙伴。后来长途旅行多乘坐飞机，应该用不上它了。1998年举家迁沪，改行当中学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沪，它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彻底闲置起来。可不知为何，就一直没把它丢弃。

而上海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春星”牌白色搪瓷饭盆共有两个，一大一小，小的留而大的去。其侧面印着红色的“市北中学 287”字样。当年在市北教书时，每名教职员都发两个这样的搪瓷饭盆，饭点在教工食堂打好饭，回办公室用餐，餐毕，就在办公室的水池上把饭盆洗了。当年女儿在北边的铁一小就读，午饭时分，我把饭打好，她过来吃。眨眼间，外孙女也已经要上幼儿园中班了，逝者如斯夫！

此搪瓷饭盆陪伴了我整整四年，今日仍有印象的，是早餐时的猪肉白菜炒年糕，汤汁丰富；还有午餐时的蒜香骨，一大块排骨下油锅炸过，蒜香扑鼻。离开市北后，在新单位食堂，也曾遇到过蒜香骨，迫不及待地买来吃，个头小，味道也不对。就是大酒店里做的蒜香骨，也不及市北食堂里的实在与地道。或许是先人为主的缘故吧。

离开市北已二十载，其间曾回去过几次，也受邀在教工食堂用餐，食堂又大又新，老师们刷卡就餐，迥非过去的使用纸质餐券可比；菜肴品种丰富，用快餐盘，不用自己洗碗矣。

河期，例如出现杰出画作《雪中猎人》的十六世纪中叶。在更早一些时期也出现了让大象在甘肃、河南绝迹的较大幅度变化，但通过迁移，部分物种可以自保。这些变化都在当时生物(包括人类)的适应范围内——没有空调的适应范围内。这个“窗口期”的终点在哪里，不得而知，已知的是人类活动已经让这个小小窗口呈现收缩趋势了。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增加，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攀升，超出了过去83万年自然波动的最大值，2021年超过410ppm，全球气温变化趋势也由受轨道等自然因子主控的长期下降反转为显著增暖，这标志着人类影响地球“自然”演变的新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已经来到(《中国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变：2021》，科学出版社，2021年)。2016年国际地质大会(IGC)在南非开普敦召开，开启了关于“人类世”的正式讨论，基本共识是人类已走出全新世，处在“人类世”，正式开始时间为20世纪中期(有些科学家更愿意认为是18世纪后期，大约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年代)。

不要再说唐朝比现在热了！当今的气温两千多年来未见。这个夏天，如果没有空调，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直接间接死于高温酷暑，放在唐朝，盛世会变成末世。人类的适应能力再强也有极限，而那些不能挪动的植物、不可能量大力广享受空调恩惠的动植物们，面临的更是近在眼前的绝境，如那些从空中坠落的雨燕、在洞穴中脱水的刺猬！没有人类

积极的消息是，气候危机已经推动了非化石能源技术的飞速发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世界各国需携手共克难关。再延迟下去，那些历史遗存年年出水，我们真的该哭了。

说说『一次性』

孔曦

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从前的豆浆，是盛在不锈钢锅里，倒在搪瓷碗里的。不像现在，滚烫的豆浆灌进薄薄的塑料杯，用一片稍厚的塑料薄膜封好，附送一根塑料吸管。老实说，这样的豆浆，我一直不喜欢，总觉得它沾染了塑料味。

而今，在精神生活层面，便利的一次性也颇有市场。比如，“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比如，看多了霸道总裁和玛丽苏言情剧，有的年轻人就不耐烦花时间去费心去追求爱情，不愿意踏踏实实工作。他们喜欢一见钟情的奇遇，向往一夜暴富的神话，还有时间成本更低、感情成本为零的一夜情(准确地说，是一夜性)。

除了一次性的性，还有一次性亲情、一次性友情、一次性企业信誉。做这种一锤子买卖的人，或是把被利用者当傻瓜；或是已临深渊已在悬崖，抓住救命稻草再说。

看多了线上线下的一次性，总觉得自己很落伍，好像更适合生活在从前。那时，车马很慢，天色很慢。曾经沧海，除却巫山。做不到一生只爱一个人，至少，在一段岁月里只爱一个人。

论鲜亮，祖母绿的包浆，不一定比得过塑料“玉石”；论美味，慢火熬制的鸡汤，也不一定比“某汤宝”冲调的高汤美味。重口味的快餐吃多了，娇嫩的味蕾会变得迟钝；快节奏的亲密度关系经多了，会丧失对爱情的神圣感。当器具无须费时费力打造，当情感不必小心翼翼呵护，当新的东西太容易得到，原先所珍视的，就成了敝屣，无论新旧，都不再珍惜。本应有的敬畏，也渐次崩塌，慢慢丧失。

把视线拉长，视角拉宽，人，也是一个个一次性的生命体。人生，更是一次性的单程之旅。在无法重来一遍的人生路上，行善或是作恶，是每个人的人生注脚，擦不去，抹不掉。君子慎初，慎独，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扯远了，还是回到日常用品。很多大超市已经不提供免费购物袋了，要买，也是棉布的，或是可降解材质的。这是一件好事。不要忘记，在浩瀚的太阳系里，地球，也是一颗一次性的行星。只不过这个“一次”，计量单位是一百亿年左右，如果没有人为的毁灭。



一次性的东西进入国人的生活，也就三四十年。在我的记忆里，最早亮相的，是装盒饭的一次性餐盒，配一双一次性筷子。餐盒的材质是轻飘飘的泡沫塑料，筷子是细细的圆形竹筷，拿在手里也是轻飘飘的，唯一的好处是方便。“格只懒女人，饭也勿烧。买两份盒饭，吃好仔，嘞，一摞！”当年，住在市局鸳鸯楼里的老同志，这样评价他的女邻居。

在科技进程中，“懒”这个贬义词，却成了推陈出新的动力。这些年，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一次性用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只用一次就丢弃的桌布、手套、鞋套。后来，还出现了家用的一次性碗碟。视野所及，还有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拖鞋、一次性尿布、一次性抹布、一次性洗脸巾、一次性竹管……甚至，手术之前，病人通常要自费购买一次性手术刀。

想想也是，比起搓啊洗啊，高温消毒啊，用过了就扔，那是多么爽利！

爽是爽了，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每回扔干垃圾，看着那些废弃的一次性物品，想着它们的去处(填埋或是焚烧)，想到自己给地球造成的污染，甚是愧疚。想起幼时提着竹篮买菜，拎着垃圾桶倒垃圾；想起年轻时给女儿洗尿布，不久前还手搓抹布，不由得感慨，很多时候，生活的便利与环境的污染，似乎是成正比的。如何打造一个回收利用的良性循环，尽可能减少污染，是对人类良知与智慧的考验。

水心写过一首诗，叫《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

笔会

微光

(水彩·粉画)

李源

旧物

郁土

山开会，难忘那漫山遍野的翠竹。远望去九江，登庐山，望瀑布水，细如腰带，令人失望之极。再乘船逆流而上至武昌，登黄鹤楼，饱览长江之景色……这只大水壶是我忠实的旅伴。每到一地，住四人间招待所，临睡前在旅店锅炉房将水壶灌满开水，敞口凉着，早晨起床，一大壶免费的凉白开水就宣告制成，可供一日之需。如仍不足，则以随时遇到的大碗茶或冰镇酸梅汤补充之。印象中那时尚无可口可乐与雪碧之类洋饮料。

这只铝制大水壶陪伴了我整个的江南之旅，提供我每日所需之水分，与我一起饱览六朝古都之风采，姑苏园林之美景，西湖之波光，赣江之落霞，井冈之翠竹，庐山之瀑布，晴川之历历汉阳树……如此真实与见识，决不亚于堂吉珂德之仆人桑丘，又岂是普通水壶可比的？

惜乎不知它今日身处何地。我把搪瓷快餐杯与饭盆上的油污仔细擦拭干净。侄女见状问缘故，少不了把上述内容讲给她听。其中“春星”牌搪瓷饭盆产于1996年6月，快餐杯更比它早了。侄女就说：“它比我还要大。”

是啊，它都26岁了！而我不老何待。日本“杂物管理大师”山下英子提出“断舍离”的概念，即断绝困扰，舍弃不必要之杂物，脱离对物质的执念。据此理念，则上述物品统统都在舍弃之列矣。果真如此，也就不会有这篇文字了，或者说，此文也属于“断舍离”之范畴？